

## 《两岁小男孩 被亲爹打成脑死亡》追踪 郑州晚报 中原网 郑州手机报新闻联动



苦苦挣扎了61个小时之后,1月31日12时许,2岁男童小金良终于离开了这个对他而言充满了苦难的世界。对着他尚未冷却的小小躯体,奋力抢救了他1个多小时的医生和护士们都泪流满面。也许,在天堂里再也不会再有暴力和殴打,他会在那里做一个最可爱的、无忧无虑的小天使。

晚报记者 邢进 实习生 李恒 孟丽君/文 晚报记者 王银廷/图

# 挣扎61个小时 苦命小金良身体变得冰凉

## 李海龙并非孩子生父,律师说数罪并罚最高可判死刑

### 小金良抢救无效死亡

1月31日10时30分,正在参加两会的市政协委员、市儿童医院脑外科主任齐林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小金良的情况不好,要她尽快回医院参与抢救。得知此事后,市政协立即派车在第一时间将齐林送回医院。齐林赶到外科重症监护室时,孩子的血压在持续下降,加大了血管活性药物的用量,仍然收效甚微。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想尽了各种办法,但小金良的情况仍然在持续恶化。11时55分,孩子心脏停跳,心脏按压半小时之后,抢救无效。12时25分,医生宣布小金良死亡。重症监护室所有当班医护人员都聚拢在孩子的病床前,垂手而立,送他最后一程。面对孩子渐渐冷却的小小身躯,他们都哭了。

小金良的妈妈孙芳(音)被获准进入监护室病房,她买了里外全新的衣服,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娃娃。内衣内裤,绒衣绒裤,簇新的外套,她一层层给孩子穿上,痛哭流涕。两个玩具,抱在孩子的左右臂弯。泪如雨下的她一直念叨:“妈妈对不起你……”只可惜,远去的小金良再也无法感受这迟来的母爱。

### 李海龙并非孩子生父

孙芳是1月30日9时赶到医院的,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丈夫李海龙,他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你后悔了吗?让你回来你不回来……”22岁的孙芳是甘肃人,她的母亲嫁给了李海龙的父亲。这对半路夫妻一人带着儿子,一人带着女儿,索性给两个孩子订了亲。那时,孙芳才15岁。孙芳说,她婚前谈的有男朋友,根本不愿意嫁给父母包办的李海龙。可是,迫于家庭的压力,他们见面一个月之后就结婚了。结婚时,孙芳已经怀着4个月的身孕,是她男友的孩子,李海龙也知道并表示愿意接受,小金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的。可婚后李海龙一直游手好闲,连每月孩子的奶粉钱都赚不回。夫妻俩经常因为这个吵架打架,等到女儿出生,孙芳彻底失望了。孩子满月后,她就去了北京打工。



### 夫妻二人是包办婚姻,长期关系紧张

“我虽然出门打工了,但当时是经过父母同意的,李海龙也答应照顾孩子。”孙芳说,到了北京打工之后,她想和李海龙分手的念头越发强烈。“我俩结婚没领证,不存在离婚问题,我一次次给李海龙说,我们两个人不合适,让他再找个,但他就是不同意。”在北京两个多月期间,两人通过几次电话,每次都在电话里激烈争吵。

孙芳说,李海龙曾经在她和她通话时打孩子,让她听孩子的哭声,以胁迫她回来。他还曾经威胁孙芳说,如果她不肯回来,他就把小金良给卖掉。“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竟然做出这种事。”据孙芳说,在二人共同生活期间,李海龙从没有打过小金良,而且还表现的非常喜欢这孩子,“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那么放心把孩子留在家。”

### 把孩子养大成人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家里打电话通知孙芳孩子出事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只是说孩子生病了,病得很重,在郑州住院。直到她回到郑州,才知道是李海龙把孩子打成这样的。

1月30日上午,孙芳到医院之后,医生一直没有同意她进监护室探视孩子,怕她受不了这样的刺激。她非常惦念孩子,不知道现在是啥情况。本报记者在重症监护室外采访孙芳

时,摄影记者将前一天拍的小金良在病床上的照片给她看。看到儿子的惨状,孙芳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我恨死他了,他就是为了报复我!”她哭着说,要是孩子能好起来,她再也不会把他留给任何人。“我要带着孩子一起到北京去,不管做什么也要把孩子好好养大成人,再也不会离开他身边。”可惜的是,孙芳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 家人称无法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

李海龙的父亲和继母也从打工的江苏某城市赶回。自从到了医院,李海龙父亲的眼泪就没有干过。“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海龙对这孩子一直都挺好的。”李海龙的三叔李凤军含泪说,孩子平时很乖,很懂事,小嘴很甜,见了他两口子就爷爷奶奶的叫,他们都非常喜欢小家伙。李海龙的继母说,最初女儿是把孩子放在她这里的,后来她和丈夫也一起出门到江苏打工,就让孩子跟着李海龙过。“要是他平时对孩子不好,我们也不会这么做。”

李凤军说,李海龙的性格很内向,平时不爱说话,脾气虽然怪了点,但也从没跟人发生过争执。孙芳走后,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他还经常出门打短工,赚钱给孩子买奶粉。“从哪个方面看,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 律师称属实可判死刑 但要考虑案件实情

李海龙目前已经被新郑警方带返。李凤军说,李海龙在医院期间多次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悔过之心,“他说要承担所有责任,哪怕以命抵命。”

河南金色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高健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一个悲剧。

如果事情属实的话,孩子父亲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规定,可以判其死刑,但这个案件需要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法院审理之后才能定罪。本案例也需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比如,李海龙需要照顾两个孩子,妻子又在外打工,在村里还要忍受村民的流言飞语等。还需要给李海龙做精神鉴定,看是否受到了各个方面影响造成精神不正常或者心理障碍,这些都要考虑进去。

记者手记

## 愿你在天堂做最可爱的天使

得知小金良死亡的消息,起初我并没有哭,只是冷静地想,也许这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件好事,他可以永远脱离这对他而言充满苦难的人生。眼泪终于决堤,是在事后我打电话给市儿童医院脑外科主任齐林核实孩子的死亡时间时。齐林在电话里说:“孩子的衣服是妈妈亲手给穿的,秋衣秋裤,绒衣绒裤,穿得里三层外三层。还给孩子买了两个玩具,一个是小汽车,一个是娃娃,一边一个让孩子抱着……”泪

水就在那一刻毫无征兆地涌了出来,我无声地、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为这个可怜的,死前受尽折磨的,无辜的小小人人儿。

接到电话是在1月28日傍晚,市儿童医院党办的工作人员说,他们那里收治了一个被父亲殴打致脑死亡的两岁孩子。我通知了摄影记者王银廷,匆匆赶往市儿童医院外科重症监护室。负责医疗卫生新闻已经6年了,见惯了人间万象、生离死别,心也变得不那么柔软。走进重症监护室,看到伤痕累累的孩子,我还是很镇定地做着采访,情绪并没有太大的波动。直到采访临近结束时,我凑近了去看孩子的脸。他的面颊虽然肿胀,但仍能看出端正的五官,受伤前一定是个标致可爱的孩子。我站在孩子的右手边,他的右眼闭着,肿成了一条缝。我又探头去看他的左眼。就在那一刻,我

麻木的心被狠狠击中——他的左眼张开着,眼神空无一物,瞳孔散大,茫然地对准天花板——呵,他在遭受那致命一击的时候,也是这么茫然的吧!他小小的心一定在一直追问:爸爸,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打我?可是,回答他的只有一下比一下更狠的殴打,一下比一下更深的痛楚,还有将他吞噬的无助和茫然。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死,对他来说是好事吧?我流着眼泪说服自己——这样凄惨的人生对他有幸福可言吗?见不到妈妈,生活里充斥着殴打、凌辱、虐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这小小的两岁孩童该有多绝望多恐惧?就这样离开吧,离开凄惨的人世,去到天堂。我相信,在那里绝对不会有暴力和痛苦,他在那里会是最可爱最甜美的小天使。

死,对他来说是好事吧?我流着眼泪说服自己——这样凄惨的人生对他有幸福可言吗?见不到妈妈,生活里充斥着殴打、凌辱、虐待,没有任何反抗能力,这小小的两岁孩童该有多绝望多恐惧?就这样离开吧,离开凄惨的人世,去到天堂。我相信,在那里绝对不会有暴力和痛苦,他在那里会是最可爱最甜美的小天使。

晚报记者 邢进

河南省中黄金理财产品  
(金帮手)保证本金 高额收益  
0371-86088888 65713883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23号黄金交易大厅